

對，這恐怕只能是心理學的分析物件，卻被研究者直接用來印證自己所設計的程式。一般來說，無論結論有多麼簡單，如果實證性研究能夠證實常識所懷疑的命題，或者能夠推翻常識所認定的命題，它都會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可替代的價值。相反，如果複雜、浩大的實證性研究最終只是要印證一些事先就可以想見的推斷，恐怕就僅僅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一個規範的研究過程，而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第三，研究者常常過於重視表面的「客觀性」及「第一手材料」，而沒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和相關調查報告。這也是造成支出與收穫不成比例的一個原因。第四，為了便於田野調查工作的進行，實證性研究在遴選調查員時通常會較多地強調兩方面的條件，即：從事社會學研究或接受過社會學專業訓練，熟悉基督教的信仰和習俗。從已經獲得的某些成果來看，這兩方面的條件其實也是兩方面的局限：社會學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調研人員過分強調「方法」的規範性，從而試圖「走出人文學科的話語系統」，對基督教在中國歷史與現實中的整體處境及其逐漸形成的符號意義似有忽略；比較熟悉基督教信仰和習俗的調研人員，又可能過於相信個體經驗和「活潑的個人見證和信仰經歷」，甚至與被訪人具有同樣的信仰身份，這就更需要在實證材

料的基礎上有所辨析、詳細分說。因此，邀請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去處理同樣一批田野調查材料，對於實證性研究是絕對必要的。否則，「規範」的實證方法也許恰恰會消解人文學術和宗教關懷的基本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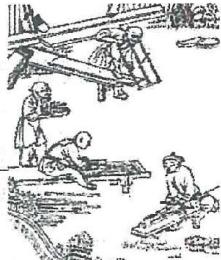
鑑於如上考慮，「漢語神學」的實證性研究必須以「問題意識」為前提，而不是在教科書式的「社會學方法」之基礎上，為久已有之的推論重作注腳。

因此，基督教信仰的中國化與中國民間信仰方式的關係、意識形態對中國化的基督教之影響、世俗化與屬靈化的兩種極端及其文化根據、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實際處境等等，應當成為「漢語神學」實證性研究的主要關注。■

2003年3月21至23日於香港道風山開元居

注釋：

1.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頁606。
2. 潘尼卡著，王志成譯，《宗教內對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序言」，頁10。
3. 比如最近的伊拉克衝突，出兵作戰的是美、英、澳洲三個英語國家，而同屬基督教傳統的法國、德國（還可以包括東正教的俄羅斯），卻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這或可視為「語言的衝突」之實例。
4. 請參閱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學術活動

會議及報導文章

「既濟與未濟：漢語基督神學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學術講座

主辦：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日期：2002年11月16日（星期六）
地點：基督教活石堂（九龍）上午9:15至下午1:00

講題一

既濟篇：「漢語基督教神學出版的人文學及神學意涵」

講員：鄧紹光教授

回應：張賢勇教授（普通話回應）

講題二

未濟篇：「漢語基督神學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講員：賴品超教授

回應：陳家富博士

漢語神學的多重張力：

「既濟與未濟」學術講座有感

楊國強博士

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研究主任

在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努力推動下，「漢語神學」自1993年由劉小楓博士及何光滬博士等人提出至今，已近十載。其間引發了大陸、港臺和海外的華人神學家熱切關注和討論（部分討論已結集為《漢語神學芻議》一書），已然成為華人神學界重要神學論述之一。

11月16日早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又舉辦了名為「既濟與未濟：漢語基督神學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的學



術講座，旨在為今日漢語神學的狀況來個全面回顧和展望。講座由香港兩位漢語（中文）神學著述豐富的學者信義宗神學院教授鄧紹光教授（現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神學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系主任賴品超教授分別主講「既濟篇」和「未濟篇」，又分別由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張賢勇教授和陳家富博士回應。講座選在旺角基督教活石堂舉行，參與者人數不多，只有十數人，且主要為國內學者，但從發問的內容看，明顯是對漢語神學課題有相當認識。因此，講座是行內人難得的一次深入討論機會。筆者有幸獲委託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是次講座，遂將其內容記述分析，望能引發更多反省和討論。

漢語神學出版的人文學與神學意涵失衡

鄧紹光教授主講的「既濟篇」，題目為「漢語基督教神學出版的人文學及神學意涵」。如題所示，演講的內容主要是就人文學和神學意涵二維度，勾畫和評論近年漢語基督教神學出版的狀況。此篇演講範圍限定在基督教（天主教、正教、新教）群體的出版，並不處理沒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出版，所以把國內近年的基督教出版都排除在外，只集中討論港臺兩地的神學出版情況。

鄧教授採用了美國神學家特雷西（David Tracy）的神學類型框架，按神學活動區域，分別以學府、教會和社會為對象的漢語神學出版。長久以來，三者之中以面對教會的出版最為蓬勃，而面對學府的出版則是最弱的一環。如果以教會為物件的出版著重與教會信仰相干的神學意涵，而以學府為物件的出版着重與學術上的人文學意涵的話，則現今的漢語神學出版的神學意涵頗為豐富，人文學意涵卻異常薄弱。

可幸近年情況漸有改善，漢語神學界開始積極參與人文學界的對話。不過，在香港提供這些對話機會的大學研討會，卻以邀請大陸的人文學者參與為主，香港和臺灣的人文學者很少關注。這反映了港臺的人文學界對基督教神學仍抱漠視甚至反感的態度。反過來說，兩地的基督教神學界還未能擔起「消除誤解、清理偏見」的工作，自身仍然處在人文學術界的邊緣位置。

除了人文學和神學關注的失衡外，神學原創作品亦遠比翻譯作品少。鄧教授認為，翻譯固然是建立漢語基督教神學不可或缺的一步；然而翻譯遠超原創，卻說明漢語基督教神學還沒有離開初始的階段，儘管在近十多年，漢語神學人群體已漸形成，原創神學作品亦漸增多。因此，雖然此篇演講旨在分析「既濟」的情況，鄧教授卻開宗明義的說，漢語基督教神學的出版現況，「與其說既濟，不如說不濟」！

張賢勇教授回應時指出，鄧教授提出（一）漢語基督教神學出版人文學意涵的不足、（二）香港和臺灣人文學者跟大陸人文學者對漢語基督教神學態度的差別、及（三）漢語基督教神學的研究比翻譯薄弱等問題，特別值得神學界深思。至於「究竟漢語基督教對神學活動和性質有何種理解，以致漢語神學沒有在學府和社會領域得到充分開展？」這尋根溯源的問題，尤其要回答，只可

惜鄧教授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給與答案。至於鄧教授的論述的不足之處，首先在於所涵蓋的漢語基督教神學出版範圍過於狹窄，沒有處理二十世紀初期和大陸的情況，也沒有討論天主教和東正教會的神學出版。其次，他亦沒有為我們給出神學意涵的實質內容。

筆者認為後一點的問題不大，因為鄧教授在演講中提及的人文學意涵和神學意涵，只不過是對漢語神學的外向關懷和內向關懷的另一種表述方式，而非嚴格的學術定義。但是第一點卻確實構成此篇演講內容的頗大限制。主要原因在於漢語基督教神學作為一個新近冒起的神學論述（theological discourse），本身有其獨特歷史起源。簡單地說，在此論述於1990年代初出現之前，華人地區一般只用「華人（基督教）神學」或「中國（基督教）神學」等說法。「漢語」一詞本身已帶著明顯的地緣背景，只在要處理為多民族的中國大陸處境中使用，才突顯其必要性。（這正是為何最近國內一些學者提出要「剔除」岳飛和文天祥的「中華民族英雄」身分時，大陸以外的華人卻不明就裏的原因。）固然在現今漢語基督教神學的提法已漸漸被不同地區華人接受之時，單單論說「臺灣的漢語神學」、「香港的漢語神學」等等，看來也合理，但如此一來，也同時限制了結論的涵蓋幅度。

況且，鄧教授單以有基督教信仰的群體，作為劃定研究範圍的界線亦有商榷之處。首先，就國內獨有的環境而言，漢語基督教神學的發展，與人文學界對基督教的興趣、國內教會的限制、以及「文化基督徒」的現象密不可分。（漢語基督教神學論述的始創人劉小楓博士在其早期著作《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中，對這些關係已論之甚詳。）大部分高水準的漢語神學作品，迄今還只能在「世俗」的出版社印行。這樣說來，鄧教授的界線本身已「預先」排除了論及國內漢語神學出版狀況的可能。再者，即使在選定範圍內的一些港臺學術出版機構，如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的宗教學系和研究中心，是否說得上是基督教群體，也成疑問（雖然其成員往往為基督徒）。

儘管存在這些限制，鄧教授的演講，清楚地評估了香港和臺灣的漢語基督教神學出版近二十年的情況。更重要的是，用來作評估的框架清晰恰當，相信稍作修改，亦可作分析其他地區的漢語神學之用。

漢語神學的自我理解及與西方神學的平等關係

賴品超教授主講題為「漢語基督神學研究的過去與未來」的「未濟篇」。在簡單回顧了過往一百年的漢語基督教神學的發展歷史和類型後，他便集中討論漢語神學的發展方向和困難所在。

賴教授指出，漢語基督教神學在近年的發展極度迅速——研究和出版工作活躍、研究機構數目日益加增、與外界交流越趨頻繁、放洋學習神學回國者亦不少、整體學術水平提高，誇張點說，這些現象構成了「從險學到顯學」的變化。但是即使有這些改進，漢語神學仍有不少尚待改進之處。

首先，漢語神學主要還是以引進外國神學為主，卻

很少向外國學界介紹漢語神學的成果。雖然神學書刊需求甚殷，卻只以內部市場為主。這或與漢語神學至今只重視中國處境，缺少普世視野有關。另外，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教傳統的關係，亦未得妥善處理，一方面是因為研究者還未能整合對兩者的委身，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的影響確也是日漸減低。

其次，漢語神學中的神學與宗教學、人文向度與教會向度，還沒得到好好的結合。在制度上，則表現為神學院與大學的合作不足。在大陸，更因為體制上大學和神學院分屬教育部和宗教局管理，彼此缺少交流，國內神學院的學術水平又與大學的有很大距離。

此外，還有一些限制研究發展的因素。香港和臺灣不少教會人士把神學視為職業訓練，不重視研究。宗教研究本身亦被視為無益於畢業後的工作機會，不太受本科生歡迎。至於國內的學術機構，參與漢語神學研究的人很多並沒有受過完整神學訓練，因此多採文史哲或社會學的進路，缺乏聖經研究的訓練，對教會認同亦不足。

最後，賴教授就漢語基督教神學提出三點期望：(一) 中西方神學可以平等交流、(二) 人文(宗教研究)與教會(神學)向度之健康整合、(三) 中國文化傳統與基督信仰傳統之結合。他認為現存幾個達到這些期望的有利因素。全球化的發展，賦予我們更廣闊的視野，來客觀考慮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及對普世基督教神學發展的幫助。同時，西方學界受着後現代、後殖民等思潮影響，漸漸明白西方神學亦是處境神學，亦願意更開放地採納中國文化的資源。另外，如前所說，國內與外國學界交流日趨頻繁，留學人數增多，有能力與外國學者平等交流的教研人員亦日眾；而一些中國大學(如崇基學院)亦已建立面向教會的神學研究傳統，有利人文與教會向度結合。

陳家富博士在回應時說，相對於鄧教授的較為悲觀和賴教授較為樂觀的立場，他認為對漢語神學未來的發展持「審慎地悲觀」的態度，較為切合「既濟與未濟」的張力。這是因為即使客觀環境變得有利，漢語神學迄今卻還未能找到自我定位。究竟它是一種漢學研究，含有解放神學精神的第三世界神學，還是富有中國和亞洲人文精神的文化神學？身分既未弄清楚，即使西方神學已自我批判過往的歐洲中心思想，願意對非西方神學開放，漢語神學卻還沒有足夠準備與之對話。

陳博士指出三個有待解決的相關問題。首先，數年前的文化基督徒爭論，把國內的人文—社會學進路基督教研究，與香港的教會核心基督教神學之間的張力，充分顯示出來。香港神學界還未能提出可行的神學方案來處理這個張力。其次，無論1949年前或後，中國學者對基督教的興趣，總是出於濃厚的救亡意識，希望能以「基督教精神價值來批判、補充、成全及轉化中國人文精神傳統」。這種工具性取向削弱了基督教研究的完整性，這也是國內大學為何沒有開展出聖經研究的原因。最後，如果漢語神學要尋找自我理解，走不出透過與他者對話或詮釋自身傳統兩條路。問題是，甚麼是漢語神學的傳統？是西方神學傳統、普世教會傳統、漢語文化

傳統、還是政治經濟處境？至今，漢語神學界對這些基本問題仍只有模糊的答案。

漢語神學的多重張力

在四位漢語神學人發言後，與會者就演講和回應內容發表自己意見和提問。筆者不能在此詳錄討論內容，只打算綜合眾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觀點，述其梗概。筆者認為可以將講座的討論內容，以鄧賴兩位教授所提的兩重張力關係來歸納：漢語神學的人文學及神學意涵平衡關係，及中西方神學的平等對話關係。

首先，漢語基督教神學既然出現在西方神學之後，翻譯和引進西方神學成果，並參照、學習和吸收，便不能避免。問題是究竟如何篩選和作何用？陳博士批評單單把西方基督教神學作為批評中國傳統文化工具，犧牲了前者的整全性。但浙江大學的張新樟教授回應時卻認為這根本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引入西方思想必然先選取其中精華。筆者認為，這種分歧其實是把神學的人文學意涵和神學(教會性)意涵的張力，以另一種形式的表現出來。因為要求沒有教會關懷的人文學者同時考慮神學的整全性，看來是過高的期望；但站在關心教會的神學人立場，把基督教神學視為單純的文化和社會工具，不但破壞了神學內部的有機聯繫，也有以偏概全的危險。筆者認為，從積極的方向看，我們如果可以讓這兩種引入西方神學的相異取向，維持對話和動態平衡關係的話，反而可以刺激和豐富彼此的思考，使漢語神學的含義變得更寬廣和開放。

其次，中西神學交流又引發彼此交流是否平等的問題。清華大學的王曉朝教授發言時表示，這還主要是交流者心態的問題，不一定是客觀情況。若說中國學者沒有做好對話準備，西方學界也不見得準備充足。王教授指出的這種相互尊重的心態，確是任何交流的雙方時刻要努力維持的基礎。不過，賴陳兩位所以提出這個問題，重點在於：漢語神學可以如何將其視野，從較狹窄的自身文化傳統或處境擴大至全球，並確立自己在全球場境中的位置？唯有當漢語神學能從自身的傳統出發，關注人類的共同問題時，平等交流才能離開形式的尊重，踏進實質的對話和彼此學習。進一步說，漢語神學若要確立自我身分，最終還是必須以自身的歷史文化經驗和資源，探索人類生存的共同課題。當然漢語神學要達至這地步，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這次學術講座的講員和其他參與者，很能明確地點出了漢語基督教神學「既濟與未濟」之大體現況、面對的矛盾和困難，及應採取的發展方向，頗為全面。若論缺失，筆者認為講座沒有詳細處理漢語神學的另一重內在張力：不同地區華人的不同歷史經驗。從起源看，漢語基督教神學作為一個論述，本身載有強烈的中國大陸的集體和個人歷史經驗，繼而又因香港、臺灣和海外華人的加入，內容又已產生變化。演講內容及後來的發問和討論，充分反映了香港和大陸的學者對漢語神學所擔負的任務。當然，我們亦應將這重張力，看作另一個轉化和創造的空間。■